

林深小说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林深小说选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人民印刷厂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5印张 2插页 410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329—0669—8

1·594 定价8.95元

林深小说论

——代序

杨守森

在山东文学界，几年前，林深似乎还是一个不太为人熟知的名字。但从他近几年，已悄然发表的一部长篇、十余部中篇、十几个短篇的创作实绩来看，这确是山东作家队伍中颇为勤恳、执着、富有创造潜力的一位。

从取材来看，林深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先朝遗代、清末民初发生在烟台芝罘的奇人轶事的追叙，如《食客天子》《神匠》《烟神》《大贾》等等；一是对当前处于改革浪潮中的人生众相的刻划，如《毕经理谈道》《车到岔路村》《慈航》等等。两类作品虽取材有别，但给人共同的深刻印象是：林深显然不是那类“玩文学”的，他似乎是有意识地让文学负担一点什么的，他是有真诚的爱和恨，用严肃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来浇铸他的文学篇章的。

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现实生活中“国贼禄鬼”之流的鞭笞及其社会根因的揭示。在《车到岔路村》中，作者描写的汽车司机“唐大瓜子”，就是这样一位惯于乘公务之便巧取豪夺的“禄鬼”。《毕经理谈道》中的那位谷处长，同是这样一类“国贼”。这位谷处长的行为性质与唐大瓜子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值得赞许的是，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力避漫画式的笔调，没有停留于对人物劣迹的简单罗列，而是设法挖掘了支配人物行为的内在心态。作者借助对人物深层心理动态的真

实刻划，较为深刻地触及了导致“国贼禄鬼”之流产生与存在的根因。

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表现在：对理想人格的肯定与向往。在林深的作品中，我们会感到，作者对两类人物充满了厚爱。一类是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出现的桃连吉、申言非、水珠子这样一些与世无争、克欲避利，以自食其力为荣，具有“仙风道骨”般的人物。读着这些作品，我们可意识到，作者显然不是在这儿单纯地追怀古人，而是似乎有意使之与笔下的那些“国贼禄鬼”形成强烈对比。的确，如果我们将桃连吉、水珠子与当今现实生活中利欲熏心的唐大爪子谷处长之流相比，是不能不对先朝遗代的这些超凡脱俗之辈心向往之的。此外，作者热情颂扬的是现实生活中那种嫉恶如仇、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人格精神。《毕经理谈道》中那位为谷处长的所作所为感到寒彻心骨的毕经理，《天边月》中那位为前线烈士的未婚妻守夜的退伍军人，无不体现了这种人格精神。尤其是在《慈航》中的“钢拓”船长，我们可以充分感觉到一种民族血性气质的光辉。这种无私无畏的血性气质，正是我们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重要根基和活力。通过钢拓船长形象，我们进而可以感到作者出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一种时代人格的真诚向往与呼唤。

近些年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我国文学理论界，文学的现实功利性是受到一些非议的，谈论文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似乎也有些落伍，以致诱使不少作家过分专注于意象、语言、文体的玩味，沉溺于所谓“纯艺术”境界的追求，而回避现实矛盾的冲突。其结果是：“纯文学”日渐失去读者，出现了日趋衰微的局面。这是因为，归根结底，文学的生命在于和现实人生的关系。文学如果冷落人们热切关注的生活现实，人们也就必然会反过来冷落文学。尤其就我们所处的中国人民正在进

行艰难改革的特定时代而言，文学的发展会更合于这种规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林深的作品中，尽管某些具体方面值得推敲，如他所欣赏的桃连吉、水珠子之类与世无争、超凡脱俗的人格，并不一定有利于当今时代的进步，但他在作品中，尤其在那些直面现实的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无疑仍是十分可贵的。

就艺术表现才能而言，林深显然不属于那种出手不凡，一鸣惊人之辈。但可喜的是，他是在踏踏实实地进步着。《车到岔路村》之类作品中，在肯定作者笔力泼辣的同时，我们毕竟还会感到表面化、人物漫画化的不足。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更多的还是感情用事，就事论事，采用的还是比较简单的或肯定、或否定的单维艺术视角。因而从整体上看，初期作品大多还停留在个体直观经验描述的层次，尚缺乏更为深沉、更为撼人心魄的艺术内涵。在《毕经理谈道》中，我们则已感觉到了作者自我超越的努力。在这篇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作者向生活深层逼进的锋芒，可以看出作者已在设法将笔触探进一个更为深邃旷远的艺术境界，即已由对谷处长之类“国贼禄鬼”的个体直观经验描述，深入到对人物的复杂心态的开掘，并进而升华为对至今仍在困扰着整个人类的“感性与理性”、“利欲与道德”冲突的“生存之谜”的哲理沉思。这即表现了作者基于人性、对人类生存秩序选择的艰难，因而对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弊端和矛盾冲突能够予以充分理解的态度，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由于生存秩序选择艰难而产生的真诚的苦恼和忧郁，从而使作品透露出一种幽远深邃的人生韵味。在林深的近作《慈航》中，这种对于个体直观经验描述的超越获得了更为出色的成功，从而使之成为林深全部创作中最为出色的篇什之一。这是一部作者以交融着深沉哲理意蕴的象征笔调绘就的篇章。在作品中，那艘历尽艰险的鲁渔—007号，令人感到既是一艘普通

的渔船，又是一艘人生之船，也是民族命运之船。这船上，既凝缩着人类受制于求生本能支配的残酷面影，又负载着愚昧麻木、听天由命的民族文化重累。这船所历经的磨难，既有来自于自然界狂风恶浪的摧残，又有来自于人类自身造成的穷困不堪、违法乱纪之类的胁迫。在具有钢铁意志、开拓精神的“钢拓”船长身上，我们看到的既是统帅鲁渔—007号闯出险关的特定船长，又是闪耀着烁烁光彩、不屈不挠的民族之魂。显然，象《毕经理谈道》中透露出来的对人类理想生存秩序、对“人生之谜”的探寻，象《慈航》中透露出来的对于现实生活的浑阔把握，与《车到岔路村》等初期作品中的单维艺术视角、个体直观经验描述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是超出于山东不少作家所特别看重的“历史与道德”冲突的视角之上的。

读林深的作品，我们还会感到，在阅读效果和审美感受方面，两类作品尚欠均衡。《食客天子》《烟神》之类历史题材的作品，显得更为圆润自然，韵致丰富，笔力也老到得多。作者从容不迫，在动荡起伏的历史烟云与山光水色交融的凝重背景上，细腻地展示了人物的生命形态与生命历程，让读者从中既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人愤世嫉俗、洁身自重的可贵，同时又为他们凝滞超然、匡世乏力的人生选择而悲哀。相形之下，在以现实改革为题材的作品中，则往往显得行文匆匆，锋芒太露，笔力粗疏，给人的感受也单薄一些。与前者不同，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的艺术视角由关注人物命运而转向过分地关注事件，由注重生活底色的呈现而转向问题的急切揭示。比如《毕经理谈道》中，那种关于“感性与理性”、“利欲与道德”的哲理沉思是深刻的，但同时又使人感到，这种哲理沉思还是外在的，还没有内化为艺术的血肉。鲁渔—007号上闪烁可见的那位幻觉老人，以及老人隐约可闻的神秘声音，也叫人感到仿佛是作者硬性遣配的产物，还谈不上是天衣无缝的艺术构件。尽管如

此，作为一个当代的普通读者，我感到，从整合价值上来看，后一类作品要超出前一类作品。作为后一类作品，无论是其中动人心弦的现实冲撞力，还是作者炙人情怀的强烈现实责任感，还是作者艺术把握生活的深度，都是前一类作品不能比拟的。只是觉得，在处理现实生活题材时，如果作者能够象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那样，拉开一定的心态距离，将理性激情加以艺术的适控，更专注于时代变革中的人的生命形态、生命历程的展示，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在山东文学界，一个更具创作个性，更加引人注目的林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目 录

林深小说论（代序）	1
大 灯	1
毕经理谈道	18
渔号哥子	41
车到岔路村	54
生之光	63
天边月	75
跑 城	82
桃二爷的蜡烛	95
桃四爷的古董	99
浪 花	107
食 客	125
仕 客	167
大 贾	251
方 士	289
神 匠	320
烟 神	363
吃 城	395
冷 山	440
慈 航	482
后 记	518

大 灯

家不富，外人欺。

——民 谚

在故里，我祖上是大家。

我家大，表在门庭那盏大灯。

故里的大户人家，门庭皆要挂一盏灯。长的，或圆的，也许是八角的。但定要是宫灯式的。灯上要写着门第堂号。或叫甚甚府，或叫甚甚堂。叫府者家中需有做官的人。我村没出什么官，挂灯者家皆为堂，都是好日子的大户人家。叫着“大家”。他们门里出来的姑娘叫“大家闺秀”。

我祖上虽门庭挂大灯却不算好日子。但却挂着大灯。

我祖上门庭那灯特大，超过所有府堂的灯。

我祖上门庭那大灯是圆的，有磨盘大，红纱蒙表，内燃着粗粗的宫烛，外垂着金丝，似天安门城楼上那大红宫灯。很场面辉煌的。

我祖父的日子再难，每年也要给大灯换几次新鲜的红纱，每晚也要燃那臂一般粗大宫烛。比那燃细小土烛、挂一些小灯的大户人家，真是百倍场面。

我家这大灯是祖父做主做的。也是祖父做主挂的。挂这大灯，家人展扬！

在故里，我家是很展扬的。虽穷。

看门庭这大灯，就知我家在乡里的势力。

我家的势力是因家大。

原先，我祖父并不算乡里的一个人物。他只是一个铁匠，开一盘土炉，为乡人打锄镰镢刀斧之类铁器。

因我祖母似一块肥美的土地一般能生养，一连双胞胎生了十子，日子便穷顿了。吃了上餐，下餐还在铁匠炉上打。人穷志短，祖父越发被乡人不看在眼里。

我祖父五十岁时，十个儿长成一行大树似的壮汉，他才渐被乡人怕起，渐将腰板挺起，渐向那头面地方去挤了。

我村的头面地方是祠堂。村里的大户当家，头面人物都聚这里，议理村中大事。有“银梅堂”当家梅克西；有“苏杭堂”当家苏罗衫；有“发达堂”当家发四江；有“列山堂”当家列军；有“日丰堂”当家冯聘骏。人称“五大堂主”。他们是真正的“大家”，有产有地有生意铺子，通三江达四海联东洋西洋，势力万分。祖上至今富有了几代，是“有底儿”的人家。

我祖父过去见了这些人家的头，垂于卵上，如今，却要碰一碰他们了。

一次，“五大堂主”祠堂议事时，我祖父晃晃地进了祠堂。

十个儿子长成龙虎大汉，我祖父便扔去打铁的大锤让儿子们去搯。他换上长衫文文雅雅混社会了。他提着一杆黑铁打成的铁杆长烟袋，重四十二斤，似呼家将的浑铁鞭。他提着这铁烟袋，昂昂立于“五大堂主”面前，笑微微地望着他们。

“五大堂主”先是怔了一下，随即又闪出一丝鄙视的神色，都坐在梨木太师椅上不曾一动。

我祖父表现出一种修养很好的微笑，噗地吹去烟锅上的一层烟灰，款款去了。

“五大堂主”气黄了面孔：这穷鬼，竟撞到这地方来！这

地方是他能来的么？

当天夜，村里发出五声巨响，似崩了五座山。“五大堂主”的门楼全被推倒了。

早起，全村人面孔一片煞白，似下了一地霜。这“五大堂”的门楼壮如铁打。可谓铁打的江山。没有十条壮汉是推不倒它的。

“五大堂主”惶惶如惊枪之犬，钻进祠堂议事：究竟是谁有这大力量，一夜推倒五座门楼，撼了一村人的心？

我祖父提着铁鞭似的长杆烟袋，笑微微地走进祠堂里。

“五大堂主”不知为什么心头都猛地一颤，心中有一座“门楼”轰地倒塌，不约而同地站起，让祖父：“郑先生，坐……”

我祖父看一看他们的梨木太师椅，并不动，含上铁杆烟袋，吸一口烟，又噗地喷出，笑微微道：“我可不想来抢哪位的座子哟。”

“哦，”“银梅堂”当家梅克西急忙高声吩咐，“来呀，给郑先生添个座！”

梅克西是“五大堂主”的自然领袖，他一声吩咐，早有人去搬来一把椅子，一字成行地摆在“五大堂主”的后头。

嘴，终于这里有我的位子了！我祖父心中无比地激动。但他却冷起脸子，将添得那把梨木太师椅搬到“银梅堂”当家梅克西后边。这是第二把交椅了。“五大堂主”一面惊色全自呆了。倒是梅克西先自镇定下来，将两手向下压了压，说：“大伙坐吧。”

我祖父于是在头面场合有了位置。他跻入这个位置，第一次干预村政就救了一条性命。

我村有一位女子，小家碧玉竟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一位小货郎私奔被捉拿。

“五大堂主”为了正乡风遵规矩，开堂议事。按乡律族规，该将这小女子沉了潭。

我故里没有潭，只有海，便沉海。我故里沉海是这样程序：将犯者先审了罪，再断沉海。“堂主”们说一声，沉了。便有乡丁上前将犯者验明正身，再将一页旧磨扇中间的孔子鑿大，两人抬着，当头套在犯者颈上，又将犯者双手也扯进孔子里，同颈用麻绳一起捆实。犯者就似扛了一只大枷，有如起解苏三。犯者的双脚是决不捆的。捆脚太野蛮。这是民国的文明时代，野蛮是遭国民反对的。大家都反对沉海捆脚，为的是让犯者自由走上天堂或进入地狱。

将犯者捆上石磨后，由几名乡丁抬押走过海滩登船，划进深水，然后听滩上监刑的“堂主”们之号令。

“堂主”们在滩上很庄严神圣，维护朗朗青天，光大厚土，清正人气。于是一声滚雷断喝：“沉了！”

于是船上乡丁轰隆就将犯者掀入海中。水面泛出咕咕一串水泡，似一串省略号，省略了一个人的人生。

如是私奔，也就是乡里叫着“花案”的，男女犯者要一齐沉，需是用一盘磨。男用上面一页磨。女是下面一页磨。叫天页和地页。文点叫乾扇和坤扇。这是有规矩不能乱的。乡里风气不正，就在于乱。乱，就坏了中华民国的文明。青天便就难青，白日便就难白，满地也难红了。

乡里每有“花案”沉海者，有人就叹息：

“咳，又坏了一盘磨！”

咳，天地这盘磨，折磨了多少人！据说，用一盘磨来沉“花案”犯者，是充满新时代人情味的。成全犯者，今生不能成双，死后却天地作合，乾坤一起。正可谓“死同磨”。

于是就有许多的痴情男女盟有誓言：死同磨。真惨烈且旦。那要私奔的小女子只捉了单。那小货郎窜了。只好将她自

己单沉海了。

死不能与心爱人同磨，小女子不免哭泣凄凄，当堂跪在尘埃，孤雁单飞一般悲凉。

“堂主”们祠堂议事，自然要维护乡风族规。岂不知，如今当堂坐着的还有我祖父。审问小女子时，我祖父一直吧哒着铁杆烟袋，不停地吐故纳新，一言不吭地盯着那衣发凌乱有如疾风吹倒的一丛弱草般的小女子，听她悲切切回说。

她说完，梅克西扫了其他四位“堂主”一眼，彼此眼中会意。梅克西就沉脸宣布：

“沉了！”

偏偏他们就忘了我祖父。

我祖父将大烟袋向地上一磕，一高跳起，须眉戟起，大喝：“不当沉！”

已瘫于地上的小女子一下子抬起头来，眼中生出渴渴的光，直瞪住了我祖父。

“怎么？”梅克西扫了我祖父一眼，“老规矩也敢坏么？”他声音慢沉沉，似拖过来一盘沉沉的磨。

我祖父将红钢一般灼人的眼睛转向梅克西，好久才暴喝一声：“我看，一些老规矩就该把它推倒了！”

梅克西只感心头又倒了一座“门楼”。

他随即满面刮过春风，笑吟吟点点头。又说：

“老郑，祖宗的老规矩，我可不敢坏呀！”

说着，他朝乡丁们笑着挥挥手。乡丁们立刻拖起了又瘫成一团的小女子，冲出祠堂。

我祖父哼了一声，铁杆烟袋向腰上一掖，一撩长衫，扭头出了祠堂。

沉海的小女子被押向海滩来。前面有众乡丁架押着这着枷一般扛着一页磨扇的小女子磕磕地走。后有“五大堂主”稳稳

地眼。他们神圣又庄严，似在祭坛。

旁有看热闹的乡人们涌涌地随。有位后生望着那小女子嘻嘻笑叹：“咳，可惜了一个好老婆！”

当人们走近海滩时怔住了。

浪叩印上齐刷刷站了十条铁树一般的大汉，手提大锤，气吞山河。那样子，砸得碎世界这盘磨！

我祖父笑微微立在海滩上，悠悠吸着铁杆烟袋。一袋吸完，他抬脚在鞋底上磕磕烟锅，掖上烟袋，稳稳走上前去，给那小女子解下了绳索，抬下了磨扇，慈祥又威严地说：“小人，要听老人的话。回去，嫁到夫家，好生过日子！哼！”他扫“五大堂主”一眼，又对小女子说：“凭着好日子不过！”

那小女子就垂眉低眼任娘家嫁出、夫家娶去。第二年，她生了个大胖儿子。小日子过得蜜罐儿似的。夫家娘家直颂我祖父是“救星”。

我祖父就在门庭挂起了那只大灯。上写“正大堂”三个字，字很大很正，俨一衙门了。

我祖母反对，说：“挂那大的灯耗烛做甚？”

我祖父坚持，笑：“嘿嘿，这是身份！”

为了挂这大灯，也真难为了祖父苦困了一家人。

我祖父决心将我家的灯大过“五大堂”的灯。大灯就得燃大烛方亮堂。为了明亮喜庆，我祖父点灯多买印着金喜字的宫烛。乡里称之为“官烛”或“喜烛”、“神烛”。多为官府、喜庆事、神事用。这烛一对斤把重，是用原蜡加松香用沉重石模压出打上金字，似红红大萝卜。因有松香掺料，这烛火力很强，很抗风吹，硬实耐燃。燃间松香发出一股很亲切的乡情一般热烈而悠长的清香气息。这就是很好的烛了。打一对，需两升苞米。那时我故里贸易以苞米交换。这等价钱，连“五大堂”都舍不得点这烛。只买些细小里头又无松香的土烛，似一支支

瘦瘦胡萝卜。“五大堂主”说，门前有灯可照亮就是，不需弄外面光亮里头空的假表相，只要内里殷实。

我祖父根本瞧不起他们的论调。他哂笑：

“哼哼，外面都不光亮，内里不是白殷实么？”他威严地扫家人们一眼，加重语气说：“记住，日子是给自己过的、给人家看的，就象穿衣裳。人为什么和畜类不一样？因为人有脸面。做人，要紧不能失了脸面。”

我祖父为了脸面，挂那大灯燃那大烛也着实难为了。那一对大烛一个集（五天）就燃完了，下个集日就得挖出两升苞米换一对。

两升苞米，十几斤。我家当时二十几口人。一天的口粮没了。也就是说，点这大灯，一家人五天要省出一天的饭。或者说，五天只吃四天的饭。何况，我家早就糠菜充之汤水满之，已是一日三餐半粮杂掺了。点上这大灯，一家人三餐粮更少，汤更稀了。脸上只是干菊一般颜色如何也光亮不起来。一家人恨死了那大灯。特别是小婶母，经过门楼一见没人时总狠唾一口：“呸！穷摆谱！”

谱，是不能不摆的。

自打救那沉海小女子以后，乡人们都把我祖父当做了“救星”，尤其穷乡人们。我祖父也确给穷人们做主，成了穷人们在上层场面的代言人、做主人、撑腰人。穷乡人们有了紧急危难事皆向祖父求救。那大灯亮亮，也真似高悬的一颗救星，引八方穷乡人前来求救。我祖父也是有求必应。而这些穷乡人所求救多是无粮难炊。

“郑当家，家里断顿了。求您赏口吃的。”

人家只消这样一求，我祖父腰就挺得很直，笑微微将人家搀起，爽朗大笑：“哈哈，到我‘正大堂’来二斗苞米吧！”

我祖父这“来”实际是“装”，舍施的一个代词。这一声

“余”字，人家千恩万谢，慌忙到“正大堂”去“余”苞米。

“正大堂”我祖母当家。她正自愁晚饭还没着落呢。哪里有苞米“余”给人家？毋管她诉说一千遍困难，谁肯相信呢？

“当家奶奶，堂堂‘正大堂’，人间一救星，谁信你们家拿不出二斗苞米来？二百斗也拿得出哟！牛拔毛一般！”

“说你们不信是不？说你们不信是不？”

我祖母一腹愁苦说不清。

“谁信哩！谁信哩！”

缠半天，我祖母也拿不出二斗苞米。人家只好再回街上找我祖父。

自我家挂上大灯以后，我祖父几乎天天在街上托着铁杆烟袋站立或慢慢走着。很有些威风和气度。

今天是集日，满街小摊：卖瓜卖豆卖菜卖粉卖烟卖酒；卖水筒卖竹耙卖草包卖网具卖布匹卖线针；卖羊卖牛卖马卖驴……一片唱似的叫卖声。使乡间集日显得生动有力气。

我祖父集日上总是走动着的。他一口一口地吸着烟，一步一步地踱着足，一个一个摊子走过，亲切又慈祥地和人家打招呼：“哈，好大地瓜！”

人家总要客气让他：“郑当家，拿几个回去尝尝。”

“呔，”他脖子一梗，“‘正大堂’的地瓜吃不了！”他总要这样豪气地回答，“稀罕你几个地瓜？”

他踱到我家铁器摊前，先看看黑亮锃蓝开得银银亮刃的锨、镰刀、镰斧、锄之类铁器，心里重重喝彩一声：“呔，除我‘正大堂’，谁打得出这般好铁器？”

接着，他俯身悄声问在看摊的小婶母：

“十子家，卖出去了多少钱？”他指指铁器。

我小婶母念了几年书，人很精明，帐头很好。小九九能背上一百遍，是个经营人才。每到集日，我祖父总让她前来摆摊

销售铁器。她人长的如三月杏花四月垂柳一般宜人，声儿似清泉出峪高山流水一样脆亮，高高响响就冲过来了：“哎，‘正大堂’的镰斧刀锄大小镰头来——”

我家的铁器好，大半是她吆喝出来的。这是广告作用，尽管那时代谁也不知什么是广告。小婶母就是我家的广告。她也不白劳累。傍下集时，我祖父总要偷偷塞给她一个糖烧饼。她急忙撩开衣襟，挟在腋下，总能让祖父看到好白大的一块乳。

“吃了罢。”祖父急忙沉下头，低说一声去了。

小婶母就将烧饼掖进被窝里，和小叔父甜甜地一人一口地吃了，吃了，叔抚婶腹，说：“嘻，吃这多甜饼，也不下个羔！”

小婶母轻刮他一掌：“下了羔，能一集挣个甜饼吃？”

“倒想得开！”叔就在婶身子上动作起来，很原始，又很放肆！

我另几位婶母却着妒火：“哼，公爹那老东西，白日给十子家那小骚貔子饼吃，晚上给她老山药吃哩！”

叔们骂：“×少胡咧！”

婶们回：“哼，老少一样！”

叔们怒：“×痒哩！”跳到婶们身上骑着又打又爱，只感觉是在整小婶母，很刺激。

但，小婶母还是积极上市。

我祖父走近她，轻声问：“十子家，今儿换了多少苞米？”

小婶母俊眼儿一边去追相熟的一个后生，一边漫声：“爹，三斗哩！”

“好好！”我祖父乐得两撇胡子燕子展翅一般地飞，连连说小婶母，“你快送一斗回家，让你嫂子们赶推出来做夜（晚）饭。摊子我来守。”

小婶母喜得去追那相熟的后生，急忙背上一斗苞米，蹀蹀